

无薇不至



奥斯卡,场外的八卦和场内的严肃

第一次很认真地看奥斯卡奖,从第一个明星走红地毯开始,一直到晚会结束,整整六个半小时,我都坐在电视机前。去过科达剧院,门口的那条路也就是两车道,想像一下,在这样一条路上搭起了帐篷,铺起了红地毯,要

赏心 ■ 目



客串杜汶泽的经纪人

看最新的奥斯卡颁奖礼,美国版本的《无间道风云》大获全胜。看到马丁·希克斯在领奖台上的灿烂笑脸,我一边为香港电影骄傲,一边想到杜汶泽。他是靠香港版本的《无间道》翻身成名的,很多人至今还记得他的

让礼车进来,还要站那么多的媒体记者,加上一家家电视台不放过直播的机会,红地毯边上还要放上一堆堆摄影器材,这条通道得多么的拥挤。怪不得明星们走在红地毯上,从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到另外一家,也就是一小步的距离,有的时候,还要侧身,方便摄影机的拍摄。因为过于喧闹,主持人问问题,都要把嘴巴凑到对方的耳朵上,不过时间有限,每位明星只在一家镜头前停留一两分钟,就被助手推着到了下一家。问题有限,于是这些直播红地毯过程的电视台,就把焦点放在了明星的着装上,几乎每个人都要被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穿的是哪个牌子的晚装。

很热闹,也很八卦,完全符合娱乐圈的特性。不过晚会开始,气氛完全转变。今年

名字,但只要看到他的脸,就会想起他是片子里面的大傻、梁朝伟的好朋友。

2005年,刚辞职在家里赋闲的我被叫到建国饭店,客串艺人经纪。那时《无间道》正走红,刘德华、梁朝伟之类的都是银幕常客,对待媒体的“轰炸”驾轻就熟,而人行十几年却因为一个大傻突然被万众关注的杜汶泽则很乖很低调,从穿着到言行都配合着大家的“期待”。

我们坐在八成新的奥迪里面聊天。我说我记得他在《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面演的金至中,那时候“亚视”是打算把他当作小生来用的。他大笑,说他还以为整个大陆的人都只记得他是无间大傻。我却心有旁念,关心的还有《男女字典》里让我惊

的主持人是一位著名的女喜剧演员,就是在国外非常流行的,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的那种。一开场,她就要求大家把目光一齐向下看,也就是,不要把目光只集中在那些得奖人的身上,获得提名的那些人,同样的优秀。她又开玩笑说,在这个会场里面什么人都有,墨西哥人,黑人,同性恋,如果没有这些人,又如何会有奥斯卡呢?话音刚落,掌声一片。确实,今年的奥斯卡奖,三位墨西哥导演所导演的影片,拿到了十六项的奖项,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都是黑人,最佳电影歌曲的作者和演唱者,是一个女同性恋。正是因为好莱坞能够做到对不同种族和信仰的包容和平等对待,才能够让大家看到更加多元的作品。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晚会,用明星们的话来说,是绿色

艳的李笼怡。

在光线的访问并不很成功,虽然顺利。和大多数人一样,主持人只知道杜汶泽是“一夕爆红”幸运儿,提的每个问题都让杜汶泽不得不皱眉,他只能把在香港打发综艺节目的那一套拿出来耍。回到车上,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强笑着说这是大陆收视率最高的娱乐节目,那个主持人是我大学英语班的同学,毕业后大家各自散了,再碰面时都犹豫着不能相认。我是失业游民,说话自然带着酸味,杜汶泽却收了笑容,认真地看我,说他现在终于有钱让跟着他的人都吃鱼翅了,这才是大丈夫所为。他说要和彭浩翔一起组电影公司,拍艺术片,他们已经在写剧本,他负责找投资,但是并

的,这也算是好莱坞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提醒人们警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三十多年努力的支持。戈尔两次上台,第一次作为嘉宾,他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呼吁人们关注气候问题,第二次作为得奖者,和他的同伴们站在一起。

奥斯卡奖已经越来越重视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除了环保话题,《阳光小美女》所揭示出的家庭问题,为它带来了两个奖项,最佳编剧以及最佳男配角。人们越来越觉得,好的电影应该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是需要产生共鸣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满城尽带黄金甲》没有入围最佳外语片奖。

闫丘露薇:2003年,她是首位进入巴格达的华人女记者,被誉为战地玫瑰。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不顺。我很婉转地表示有理想固然很好,可是世道实在不好,而且所有演员都是这样:刚人行想要红,红了就要做影帝,拿了奖就是制作人。可是刘德华也是这样赔了身价。交浅言深,我反正无聊,杜汶泽却很认真,一字一句地说一定做出来让大家看,不挣钱也没关系。

然后一年过去了,所有人都看到了《伊莎贝拉》。在电视里看他的口气越发“艺术青年”,我不知道好不好,但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杜汶泽,十几岁就去跑龙套,现在都结婚了才给人看到被承认的样子。

环玥:作家,《巴黎恋歌》等港台热门电视剧编剧。持有“中国演艺经纪人执照”,熟悉演艺圈内幕,混迹时尚杂志圈多年。

初露端倪



春晚的“温暖”丢了

这几天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事就是春晚主持人的“黑色三分钟”——集体口误了。上周二,阎肃老爷子做客《今日关注》栏目时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安排不当造成的,当时如果只上两个主持人,就没抢话和接不上下句的事了。

我们天天做直播的人很能体会到当时的情景。我们平时总笑称自己是“松紧带”,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长通常都由我们主持人来调节。直播讲究的是“一秒不差”,编辑安排版面时要计算主持人读每条导语需要多少时间,一般按一秒钟四个字的标准。而有的人语速快的则偏慢,我就属于偏快的一类。编辑为了能够把握时间,往往会在某条新闻导语中做个记号,时间不够了,就通过耳机告诉我们“读短版”,若时间还充裕就都读完。另外,还可以让我们加快语速或“慢慢读”把时长调节好。但是他们总是抱怨我“让你读多快都没问题,但让你慢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上班,编辑们总会多加条新闻,这叫“能者多劳”啊!

凡是直播就必须有预案,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相信春晚准备了大量的方方面

面的预案。关于春晚黑色三分钟,我看到导演对此解释说,为了能赶上零点倒计时,临时撤了一个节目,多出的三分多钟让主持人来填补。相信六位主持人是刚知道消息后就被推到台上的,我注意到有的主持人还换了身新的亮相服装,可能台词都来不及对就匆忙上场了。结果就出现了对联不对仗、互相抢话、接不上下句的三分钟。

其实,这六位主持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基本素质都极为优秀——否则也不会走上春晚的舞台。如果主持别的晚会,相信每个人都能游刃有余地应对。但由于是春晚,他们反而不敢发挥。我觉得这与春晚给他们过大的压力有关。前两天,三套播放各年春晚节目的荟萃,不知从哪年起,春晚变味了。以前几年,港澳台明星登台唱的能被我们传唱一年。主持人一上场整个舞台立刻热乎乎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年春晚,倪萍一个人讲述五张照片的历史有十分钟之久,非常感人。而放在现在的春晚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一直认为在综艺舞台上,中国至今没有人赶得上倪萍。徐俐评价她有一句经典的话——“她一站在台上,台子就是温暖的。”就算现在观众口味变了,我依然认为她是无法超越的。

现在再看春晚,主持人的话语远没有那一套套炫目的礼服印象深刻,而且只剩下“报幕”的功能了。不过这不能怪主持人,他们只是春晚的一颗棋子。只有春晚的“温暖”找回来了,主持人才会温暖起来。

王端端:获央视“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优胜奖。200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播《中国新闻》。

■石城一景

夫子庙灯会

夫子庙灯会1986年首次举办,迄今已红红火火连续举办了20年。老南京人有句俗话:“过年不到夫子庙观灯,等于没有过年;到夫子庙不买盏灯,等于没过好年”。

目前,“2007中国南京夫子庙灯会”已亮灯,十里秦淮在40余组大型彩灯的辉映下一片璀璨。灯会水上游览线也已首次和白鹭洲公园水系对接,秦淮画舫在桨声灯影中徐徐驶入改造一新的白鹭洲公园,别有一番意境。

徜徉十里秦淮水上游览线,灯会四大灯景区夫子庙大成殿、东水关公园、白鹭洲公园、中华门城堡全都“亮”了起来,造型各异、花样繁多的各式彩灯让人目不暇接。

Held in 1986 for the first time, it has been going on prosperously for twenty years. According to a common saying among senior citizens in Nanjing: "It would be meaningless if one fails to go to watch the lantern show in Fuzimiao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it would be a pity if one does not buy a lantern in Fuzimiao while visiting it during the

■海外亲历

80澳元没通一句话

在自家安装了电话之后,我兴致勃勃地在家拨号上网,采用的是大学的因特网接入服务号码。哪知那段时间线路十分繁忙,我就将电脑放在一边,自动反复接拨。

根据国内的经验,有时需要拨号一小时,才能逮住成功上网的机会,于是就放心大胆地尝试。一个月后,收到电话账单,说我打了400多个本

The Lantern Show in Fuzimiao

Spring Festival."

Now, "2007 National Lantern Show in Fuzimiao, Nanjing" has started. Brilliantly set off by large colorful lanterns of over forty-groups, five-kilometer Qinhuai River presents itself in expansive splendor.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a water-borne tourist route affiliated to the lantern show has connected with the water system of White-Egret Park. Amidst resounding oars and lantern shadows, gaily painted pleasure-boats sail slowly into newly renovated White-Egret Park, generating a different artistic conception.

As four major spots of the lantern show along the water-borne tourist route on five-kilometer Qinhuai River, Dacheng Hall in Fuzimiao, Dongshuiguan Park, White-Egret Park and the Castle over Zhonghua City-Gate are all illuminated at night. Various colorful lanterns in different models are too many for eyes to take in.

曹建新译

■海外来客

迷上中国功夫的面条

姓名: Jordan

中文名: 面条

年龄: 23岁

国籍: 英国

职业: 学生

城龄: 6个月

“你好,我是Jordan,中文名叫面条!”眼前,这位头扎小辫子、瘦瘦高高的年轻男子眨着一双褐色的眼睛说,“我为了学散打才到中国的,而我的女朋友Rachel,则因为太想念我了,就追到南京来了!”说到这里,坐在Jordan身边的Rachel腼腆地看了男友一眼。“我的八卦师傅还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龙慧珠!”

学中文只为中国功夫

在英国就喜欢运动的Jordan,19岁开始练习拳击。“其实,第一次到中国学散打是因为中国功夫很厉害,而且这里的学费也比较便宜,在英国学一年散打需要3000英镑。”2004年9月,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Jordan,怀揣着对中国武术的一个梦,坐飞机从英国伦敦的南部飞到北京。最后,再一路辗转转到吉林跟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师傅学习散打。

吉林的散打师傅很喜欢这名外国弟子。“我灵活性强,劈叉等一些拉韧带的训练对我来说很容易。”Jordan歪着脑袋想了想问:“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面条吗?”不等记者作答, Jordan就挽起袖子露出胳膊腓说:“我的皮肤是白色的,个子瘦而高,再加上我



的韧带像面条那样有韧性。所以,吉林的散打师傅就管我叫‘面条’了!”Jordan说着,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由于不懂中文,在学习散打时Jordan经常闹笑话。2005年9月, Jordan带着遗憾,离开了他心目中的这个神秘古老的国度。回国后, Jordan报考了英国Sheffield大学的中文专业,开始系统学习中文。

2006年9月, Jordan作为Sheffield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交换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4个月前,经一位朋友的引见,我开始跟一位师傅学习八卦掌。”

思念让她追到南京

Jordan念大学时,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当我看到Rachel的第一眼,就被她吸引了。”2006年9月, Jordan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要到南京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深爱着Jordan的Rachel执意飞到南京来陪男友。

目前, Rachel在一家培训学校做外教,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她十分满意。

爱屋及乌,在Jordan

的大力推荐下, Rachel开始学习太极拳。“她学习太极拳也很用心的,回到英国后,她还打算把学的太极拳教给自己的妈妈。”Jordan轻抚了一下Rachel的头。

喜欢到夫子庙淘宝

“我很喜欢夫子庙,因为那里的人多,十分热闹,而且还有很多漂亮的手工艺品!”到南京不久, Rachel就喜欢隔三差五到夫子庙去淘宝。虽然不懂中文,可聪明的Rachel经常会打着手势和小贩们讨价还价。“8块太贵,3块行吗?” Rachel边说边做着手势。

而Jordan则花了130元钱,给自己办了一张南京公园月票,“每天下午,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到各大公园练习八卦掌。”金发、瘦高个让Jordan在一群练习八卦掌的人中鹤立鸡群。

头端正手平分,直竖身昂腿护阴。斜立足分八步,势如跨马弯弓形。Jordan每天反复照着师傅教给他的口诀练习着。

练习完八卦掌, Jordan经常会去南大附近的面馆吃上一碗鸡蛋炒面,“味道真是好极了!” 王伟文/摄

■走马欧洲

十根“胡萝卜”过大年

我来巴黎已经快二十年了。每到春节,我都会想起刚来这里的一些情景。

来巴黎后的第二个春节前,我突然接到我们班老宋打来的电话,说是好久时间没见面了,今年春节一定得聚一聚,都有谁和谁,地点就在你家。我们都很高兴老同学们要来过年。于是开始准备着过年的东西,同时猜测着这些老朋友会带些什么来助兴。我心里想,肯定十根“胡萝卜”,一手拿一把,一把五根。(胡萝卜,指手指冻红的样子。)

除夕那天,第一个到的是小龙,学地质的。当时正是严冬,小龙脱掉外套,摘掉手套,露出通红的两把“胡萝卜”,不多不少正好十根。第二个来的是老唐,小伙子喜欢西装革履,一进门就塞给我五根冰凉通红的“胡萝卜”,然后把另外五根递给他的同学,我的女友。老宋是最后一个到,他也不例外,带来的礼物也是十根通红的“胡萝卜”。

这种“十根胡萝卜”式的游戏规则在以后的春节聚会里一直坚持了很久。后来,大家有了小孩子,禁不住会给可爱的下一代买些礼物。再后来又禁不住带瓶好酒大家一起品尝。现在大家都十分忙碌,一年难得见上一面,再去同学家,如果只带着十根“胡萝卜”去的话,不但觉得不妥,甚至觉得有些尴尬了。 赵云鹏

征稿

这里是沟通海内外的平台。有趣的海外故事,留学生活札记,国外奋斗故事,甚至在南京的老外们的故事等,都欢迎您写下来邮给我们。投稿邮箱: viviy@126.com